



四本新書快讀

文字工作者 文曉村

論古今雜花生樹，讀歸情淚眼婆娑；
讚張朗詩話中華，說文廬詩房端菜。

筆者有緣有幸，捷足先登，閱讀了詩藝文出版社五月推出的，各具特色的新書，而且讀得甚是過癮；願效陶淵明「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」的古意，將讀後的一得愚見，公之於後，請方家讀者批評指教。

一、論古今雜花生樹

具有五十年寫作經驗，已出版小說、散文、傳記、評論等59本的多才多產作家張放先生，在這本《雜花生樹》的自序中說：他不喜歡去陽明山、阿里山，看那百花一種的杜鵑花和櫻花；「卻偏愛去郊外踏青，欣賞那美妙的『雜花生樹，群鶯亂飛』的自然景致。」這段話，不僅道出作者的好惡和書名《雜花生樹》的由來，也暗示出這本書論古道今的特色。



作者又說：「在工作繁忙，心情浮躁的工商社會，長篇小說讀者愈來愈少。雜文散文，短小精幹，短時間即可看完。」但「這種作品若想寫好，亦非易事；作者應下功夫，設法給予讀者一些滋養，方能對得起讀者。」

坦白地說，個人閱讀，也是十分挑剔的。尤其晚近幾年，體力視力，日漸衰退，許多朋友的贈書，常常是淺嘗即止，便置之高閣，少有讀完終篇。而張放這本四百頁厚的皇皇巨著，我卻是花了三天時間，從頭至尾，讀了一遍。這不只是作者文筆的魅力，也是其內容豐富，多姿多彩之所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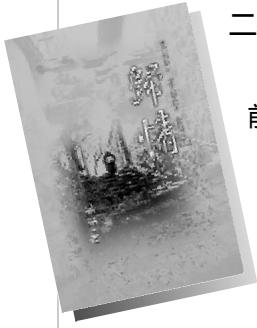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除《母難日》、《癡癡地》等，少數幾篇是抒情散文，最後一篇《揭開空頭作家的面紗——十作家批判書》讀後，文長一萬三千字之外，多數篇章，都是敘事兼批評的雜散文，每篇均是由一兩個，或三、四個故事典故所串成，夾敘夾議，頗多諷諫。涉獵甚廣，重點則多與古今文史有關。如：

新史論中，寫清代同治年間，科舉考試的試題——「項羽拿破侖論」。項羽是我國楚漢相爭的英雄，拿破侖是法蘭西帝國的締造者，二人均以失敗終。某考生因不知拿破侖是法國人，卻妙筆高論曰：「西楚霸王項羽，固一世之雄也。重瞳子力能拔山，區區一破輪，何足道哉？」藉古諷今，對望文生義者，有若當頭一棒。

又如，從血壓憶作家中，將著有長篇小說《邊城》的沈從文，被迫改行搞文物考古三十年，改革開放後，重回文壇，但不數年而去世，以俄國盲詩人愛羅先訶的詩句：「是土撥鼠

的命運？當太陽照在牠身上，牠的眼睛便瞎了。春天來臨，牠卻癱死在地上。」為喻，發人深思。

喜歡讀書的朋友，《雜花生樹》，絕對是一本開卷有益的新著。盍興乎來！



二、讀歸情淚眼婆娑

有四十多年詩齡的女詩人晶晶，出版有詩集《星語》和《曾經擁有》，四十年前，便以「碧潭」一詩，贏得第一屆「葡萄園新詩創作獎」，而享譽詩壇。但很少人注意，她也是一位小說創作的能手。六十年代，即有長篇小說《春回》，在《文壇》月刊連載後，出版單行本，獲得好評。

新近出版的這本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，據說也是二十多年前成稿的作品，部分稿紙已經破損難識，經詩藝文發行人賴益成發現，認為值得向讀者推薦，雖然長篇小說在文化市場已難受歡迎，還是毅然地，和其他三本不同的佳作，同時推出。

小說是通過語言，創造人物、故事、情節，吸引讀者，呈現社會人生的意義。晶晶以詩人的語言經營小說。一開頭：「年，已經過了，北風依然不停地呼嘯，鵝毛雪大片大片地捲下來，連窗櫺上都積得滿滿的，玻璃窗上只剩下中間巴掌大一圈透明的所在。」便顯示語言乾淨俐落的魅力，吸引讀者的視線。

《歸情》故事的中心人物姓夏，兄弟四個都受中上教育，住在中原地區的一個小城，是中國一個典型的傳統知識份子的大家族，老三的兒子是從母姓的趙之維，自幼與沒有血統關係的表妹許曼相愛，卻遭受以反封建為理由的第三者設計陷害，造成好像是趙之維與其堂姊夏如珍有了曖昧，以致當熬過八年抗戰分離之苦的一對情人相會時，女主角許曼被挑撥離間，疑心重重，男主角趙之維痛苦不堪，千曲百轉後，誤會解除，有情人終成眷屬，喜劇收場。

在閱讀的過程中，我必須坦白承認，我曾數度淚眼婆娑，不能自己。原因有二：一是寫到趙之維受制於種種因素，不能與許多同學一起突破敵軍的封鎖線，投身抗戰，造成身心痛苦，使我想起抗戰時期，我們那一代熱血青年，無不以捨身救國的往事。二是故事情節，實曲折感人，不能不一掬同情之淚。

如果允許挑剔，就小說的結構而言，當故事的懸疑得到解決時，便應結束。最後那一段，男女主角與相關人物，輾轉來臺，似為蛇足，且與歷史不盡相符。原因是《歸情》的故事，展現的是抗戰勝利之後第二年春節的前後，故事結束於1947年的初春，而大陸同胞，隨政府紛紛來臺的時間，則是1949年。文學反映時代，不宜不慎。

三、讚張朗詩話中華

編過四本詩選，著有六本詩集的詩人張朗，忽然將目光轉向中國古代的神話故事，由詩藝文出版了《詩話中華 遠古篇》。新書在手，我只看過序詩「中華，我的國家」：「如果把妳比作一株參天古木／恐怕連妳自己也記不清／春雨秋風在枝幹裡／鏤刻了多少年輪／／我是一隻愛唱歌





的彩羽鳥 / 天天在妳的枝頭快樂地歌唱 / 唱出對妳的愛與崇敬 / 唱出對妳的祝福與期望 / 也唱響妳的年輪裡 / 亙古的雨聲、風聲」(第一和第四節) 作為中華兒女，讓我頗為感動。

再看目錄，從盤古「開天闢地」、女媧造人「人類誕生與繁衍」、「三皇時代」、「五氏時代」、「蠶神」，到「黃帝時代」、「後黃帝時代」、「唐虞盛世」，洋洋灑灑八大章，有詩 174 首。讀完全詩，更感不凡。

再看 後記 中透露的訊息說，這本書「書名既稱《詩話中華》，就決不能讓『遠古篇』成為絕響。換言之，後面必須有『三代篇』、『秦漢篇』。」中華歷史文化何其博大精深，它既是參天古木，也是波濤萬里的江河，詩人若能將中華二十五史，化成可誦可讀的詩話，稱得上是工程浩大的創舉，令人敬佩。

就詩話的結構和表現方式、方法而言，本書是採取詩話並呈的方式，詩在前，話在後，以話為詩作註釋，說明詩（人物故事）的寫作背景和由來，對讀者了解詩的意涵，很有幫助。其次是，基本上採取組詩方式，以若干首詩作，表達一個主題或時代。全書除有兩三首四、五十行的作品外，十幾二十行的短詩有 94 首，十行以下的小詩 77 首。表現方法上，則是對事多用客觀敘述的第三人稱，寫人多用第二人稱，偶而也夾雜隨興所至的第一和第三人稱。

惟在認知方式，作者似乎主觀性過強，創作上固可有獨排眾議的一家之言，卻不可與序詩的大前提相違背。例如對堯舜的禪讓，既標舉為「唐虞盛世」，又斥之為「謊言」「假說」，棄史家正論而從神話演義或臆猜，值得商榷。願作者張朗先生在後續的作品中思之。

四、說文廬詩房端菜

《文廬詩房菜》，是在下的拙作。不避「賣瓜者」之嫌，以求教方家讀者，忝在本文之末，略述幾句個人的寫作動機、方法、願望等，請大家指教。

這本書的寫作動機有二：一是二十多年前，我在國中任教時，曾為國中學生和愛詩的初學者，寫過一部上下兩冊的《新詩評析一百首》，一年之內，連發三版，頗受讀者歡迎。近年來，常有朋友建議我修訂重版，我因身體欠佳，雜事仍多，而無動於衷。二是幾十年來，我雖提倡明朗詩風，我的某些作品，在兩岸詩評家的筆下，仍然不時出現南轅北轍的誤解。加之數年前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中美洲加勒比海島國，聖露西亞詩人德瑞克·沃克特（Derck Walcott）來臺北訪問時，主辦單位安排，請其朗誦他的代表作《海洋是一本史書》時，他說，在朗誦之前，必須對這首詩的時代背景和寫作動機加以說明，否則，不易了解詩中擬象徵的意義。這使我想道：何不將個人的作品出一本自我剖析的小書呢？

我的作法是，以散文隨筆方式，每篇談一首詩的寫作背景、動機，兼及寫作技巧及方法，必要時，引用外界的評論，每篇以二、三千字為原則，成書時共 56 篇。無以名之，就稱作《文廬詩房菜》吧。序文的題目就叫做《青菜豆腐敬嘉賓》，願讀者能感到爽口不膩，作為詩廚的在下，也就如願以償感謝不盡了。

